



↑ (曲戰夜軍孤)



↑ (述自砲射高)



↑ (母之軍將飛)



↑ (場戰的聖神)

作 若 惠 鍾

193591
39

35-02

32

目次

序

歐陽序

孤軍夜戰曲

神聖的戰場

俘虜自供

飛將軍之母

歡送鋼軍

高射砲自述

銀色戰場

偉大的傷痕

碧血雙十

秋涼製戰衣

一
三
五
八
一〇
一三
一五
一七
二一
二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戰區兒童的哀號	二五
鐵鳥與水鴨	二八
虔誠祭奠	三一
火星	三三
血潮	三六
徵兵出發	三八
黃鶴樓下種黃花	四一
歡送女學生軍	四四
哀悼魯迅先生	四六
前奏	四八
抗日將軍	五一
總理壽辰	五四
反侵略的呼聲	五七
春夢醒了	五九

贈學生軍	六二
青年的衝鋒號	六五
不期望東北	六七
悼慰先烈	六九
春天的戰歌	七一
拉開窄狹的胸襟	七五
挽藝術家陳宏	七九
一輪旭日	八三
奴隸之歌	八五
振着精神	八七
鋼筆之夢	九〇
西風	九四
玉色破筆	九五
海上初陽	九七

太湖黃昏	九九
秋心	一〇三
椰子國裏	一〇五
碧海青山	一〇七
涼秋月夜之簫聲	一〇九
夕陽照黃花	一一一
一縷遊絲	一一三
哀歌	一一七
海濱餘霞	一一九
小孤冬裝	一二一
桃花	一二三
悲痛的回憶	一二五

自序

這次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中國英勇的將士，用聖潔的鮮血，寫成的一部很有價值的史詩；這小集子，也就算是全民抗戰澎湃的血潮中飛濺的幾點血花，我願意把牠拿來紀念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犧牲者。

大時代的詩歌，不應該離開大眾的生活，為個人的苦悶與欲求而吟詠，「藝術至上」的老調兒，不用說，早已被時代所遺棄，不復讓牠那陳腐的殘渣，腐化詩壇的至寶了。尤其是當我們為民族解放鬪爭而應該喚醒民衆共同奮鬪的非常時期，我們用詩歌來激發民族偉大的感情，爭取中國抗戰的勝利，其意義尤為重要，其任務亦無可置疑。

抗戰詩歌，必須對着時代的現實，發揮牠的戰鬥性；能替被壓迫的奴隸怒吼，能作廣大羣衆的喉舌。牠不是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而是人人易懂的「下里巴人」。牠更不必求藝術價值的高深，而是在爭取社會價值的廣大。

00477

本來，我對於新詩的修養，就很淺薄，當然說不上有什麼深切的研究。不過，對於牠的認識，只要能與民族解放鬪爭的步調相配合，也無妨把握現實，捕捉偉大的題材，憑着激蕩的熱情而謳歌。因此，便把近來在各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一些小詩。選錄五十餘首集成付印，藉以鼓勵自己，並繼續鍛鍊尚未成熟的技術。俾能充分的用運這種精神的武器，爲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而致力。

文化工作者，應該在血潮怒濤中去發掘珍寶，但爲了想盡自己一點力量，爲了要直接參加救亡工作，現在我是投筆從戎了，這詩集出版，也就正出發的時期，希望不久的將來，讀者能從這枝禿筆下，聽到粗暴的怒吼！

最後感謝歐陽予倩先生寫信鼓勵我，並承白薇先生校正詩稿，張安洽先生畫封面，鐘惠若先生作木刻，常藝林先生給與一個出版的機會，均此敬謝！

作者 十二月十二日於桂林

歐陽序

要卿女士：

你可記得，我曾告訴你，我不懂新詩？

你要我對你的詩加以批評，甚至很客氣地說叫我刪改，這不是問道於盲嗎？

可是你的詩稿我讀過了，可否容許我表示我由直覺得到的讀後感？

有些新詩我讀着不懂，你的詩我首首都懂；有些新詩，我讀不順口，你的詩我覺得頗為順口；沒有奇怪句法，沒有生澀的形容詞；這許多湊起來，不能說是流暢，是素樸嗎？

你有豐富的熱情，有堅強的意志，有美麗的想象，有素樸的描寫，其中這些都從你的詩裏看出來，我決不過分地說你的詩已經成熟，也可以說惟其沒有成熟，越發表示着有無限的前程，何況我并說不出。而且

無從想象那成熟的新詩是怎樣的！

請你不要笑我說出許多外行話，我只覺得你是個爲民衆所需要的詩人，因爲你在這偉大的抗戰中，你盡了文化工作者應盡的責任。

歐陽予倩敬言八月二十八日

孤軍夜戰曲

殘暴野獸的鐵蹄，
在我們的國土蹂躪，
有血肉的男兒，
怎能坐視容忍，
我們抱定了誓死的決心，
要把倭寇殲滅殆盡！

抗戰衛國是軍人的本分，
我們願把忠骨築成堅固的長城，
火花在夜色裏飛如流星，
敵人在抗戰的威力下奔命。
壯士喉頭爆炸出來的殺聲，
駭呆了殘忍的戰神！



(南)

要爲國家民族爭生存，
都願洒盡鮮血與敵一拼，
我們高據在巨廈的樓頂，
死守最後的陣綫，
這種奮勇殺敵的精神，
寔足以慰告國人。

暗黑包裹了我們的陣營，
鐵鳥在空中發出兇暴的吼聲，
猛烈的炮火是這樣逼緊，
陣地就是中國民族的生命，
我們憑着這一支孤軍，
要從黑夜殺到天明！

神聖的戰場

敵人大炮的聲響，
掀起了太平洋的波浪，
我們戰士一致起來穿上武裝，
跑上了神聖的戰場！

我們硬着頭頸，
挺起胸膛，
在那猛烈的炮火中，
去奪取生存的保障！

將士奮勇抗戰的力量，
比鋼鐵還要堅強；

鐵血碰出自由的火花，
要燒死那兇猛的豺狼！

中國健兒忠勇的抵抗，
竟使倭奴驚恐失常，
牠已經認識我們偉大的民族，
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

我們的將士都是勇往前衝，
決沒有絲毫的退讓，
整個民族都認爲這神聖的戰場，
才是公理與強權分界的邊疆！

俘虜自供

懇求饒了這條可憐的性命，
我們自己不願來侵略中國；
是日本軍閥強制徵兵，
牠們用盡方法來欺騙人民，
說佔領中國只要幾個時辰。

意料之外一年多的戰爭，
我們有成千成萬的援軍，
絡繹不絕地向中國邁進，
回國的只有一堆骨灰，
還有無數的將士找不着屍身。

這無聊的侵略戰爭真殘忍，
每次滿載皇軍的骨灰運抵日本，
誰也不忍聽那悲慘的號哭聲；
有死者的妻子投江自殺，
也有老母懸樑自盡！

日本的人民都怨恨戰爭，
苛捐雜稅愈逼愈緊，
青年大眾一批一批出征，
我們把屍骨丟在中國了，
妻兒仍然是受飢餓寒冷。

自中國展開了游擊戰術，
我們的天皇也感到震驚，

在中國西北的幾次血戰，

我們都是有死無生，

現在誰也難決大和民族的命運！？

飛將軍之母

這位偉大的母親，
在艱難困苦中奮鬥了一生，
她富有革命的思想；
不忍見中國受強暴者的侵凌，
便把兒子送去學海陸空軍。

現在他們都在戰場殲滅敵人，
每次把戰勝的消息報告母親；
她帶着無限的快愉的心情，
去勸告一般人們的母親，
也鼓勵她們的兒子去衝鋒陷陣！

這位鬢髮斑白的老人，
總是令人肅然起敬，
在她平日的談吐中；
沒有半點家庭私情；
有子應當爲國犧牲。

擊落敵機九架的一條新聞，
帶回了八桂空軍健兒的忠魂，
大家都瞞着她不敢做聲，
畢竟她流了幾行熱淚說：
死了一個兒子沒有什麼要緊，
只要中國能在世界永久生存！

歡送網軍

戰旗在空中飄揚，
千萬顆熱烈的心子，
歡送你們北上；
鞭炮軍樂在交響，
殺敵的空氣多末緊張，
你們已下了犧牲的決心，
不殲滅倭奴，
誓不回到故鄉！

你們生長在窮山僻壤，
血汗和焦灼的太陽，
把你們鍊成了堅固的鋼；

民族的生存是建築在鋼板上，
我們要撲乾自己的眼淚，
撫摸心頭的創傷，
咬緊牙恨兒衝上戰場，
把敵人的血當做解渴的羹湯！

你們光榮的血戰史，
誰也不能健忘，
鋼軍雄壯的聲威，
震蕩過黃河長江的波浪，
那些封建剩餘的軍閥，
也在你們的刀鎗下滅亡，
現在你們負起了更偉大的使命，
要把殘暴的倭奴趕出中國的邊疆！

你們不必帶充飢的乾糧，
只要背起殺敵的長鎗；
抗戰要盡最後的力量，
把鎗頭穿過敵人的胸腔，
殺，殺，殺成一條血河，
把敵人的軍艦和屍體，
在血潮中一同埋葬。

那時你們要舉起勝利的旗幟歡唱！

一九三七、九、七、寫於廣西大學

高射炮自述

我在大山的懷抱裡睡了一覺，
醒來時看世界已經變了，
人類在爭生存的戰綫咆哮，
天空飛翔一羣一羣的鐵鳥。

科學家把我和他的腦汁熔化了，
替我取一個名字叫高射炮，
我有抵抗強暴者的毅力，
可以向白雲天誇耀。

世人都說我的性情暴躁，
我真不願意發出驚人的怒號，

更不忍看鐵鳥下蛋
砸破都市的創造，
我懷着滿腔的怒火
痛恨破壞者的殘暴！

東亞的江海湧起了爭自由的怒濤，

鐵鳥在空中兇猛的叫嘯，

我要去燬滅殘暴的鐵鳥，

爲弱小民族主持和平公道！

銀色戰場

衝鋒的戰旗在寒風中飄揚，
密密的冰珠洒在將士的頭上；
他們振着牙齒握緊長鎗，
拼命的衝過了敵人的戰壕，
這種殺敵的精神多末悲壯！

倭奴的屍體狼藉排在地上，
皇軍遺棄的戰器堆成了山崗
天空的雪花把短小的殭屍埋葬
這陰沉冷酷的大地，
變成了銀色的戰場！

銀色的戰場發出了生命的曙光，
大家忍着飢寒盡最後的力量，
勇士們披風踏雪衝上前去，
把敵人的頭顱取來阻塞長江，
擋着那可恥的敵艦無法囂張！

炮彈兇猛的奔縱交響，
戰士的熱血破了胸膛；
如美麗的鮮花吐他的芬芳，
這是新中國的國花，
他正在銀色的戰場開放！

偉大的傷痕

這是錘打的一羣，

他們爲了民族的生存，

曾到炮火下去拼命；

有的眼睛失明，

有的四肢受損，

但他們仍有一顆健全的心。

伸手去撫摸他們的創痕

有一種偉大的力量，

彈動着我的神經；

創口的鮮血還未流盡，

在碎骨爛肉上的仇恨，

已栽種得蒂固根深！

他們口裏描寫陣地的情形：

子彈如雨，鎗炮如林，

空中佈滿了火藥氣味與灰塵；

將士都伏在戰壕與泥土親吻，

衝鋒時又如萬馬奔騰，

竟使敵人胆破心驚！

戰地被炸彈掘滿了深井，

鐵血發出極悲慘的哀鳴，

在一陣大混戰之後，

便俘虜了許多敵人，

他們叩頭痛哭，

懇求饒那無恥的性命。

個個都把牙根咬得緊緊，
恨不得把它們活吃生吞，
我們的長官偏偏不準，
反而那樣優待它們；
發給它們一些香煙與點心，
羞愧的淚水浸濕了它們的衣襟。

傷兵述說當時的情景，
心中尤有深切的痛恨；
攥緊眉頭，按着創傷呻吟，
這邊最高級的軍事將領，
如慈母似的去殷殷慰問，
他們心頭的怒火才慢慢平靜。

一個雙目不見的傷兵，

他們心眼却非常光明，

他這樣對受傷的同伴說：

你們還有一對能觀察事物的眼睛，

不應該看敵人在中國任意橫行，

趕快醫好了創傷再去出征！

碧血雙十

數千年專制魔王的淫威，
被辛亥革命的怒潮衝毀，
碧血砌成雙十字，
健兒以死爲依歸。

黃鶴樓頭的鮮血，
染紅了長江的水；
丟下了無數的頭顱
才換得自由的旗幟翻飛

個人主義只願擁兵自衛
讓國士一片一片的破碎

請看東邊那兇惡的魔鬼，

又在張牙舞爪向我們示威

我們要跪在雙十字下認罪，

懇求他不追究過去的是非，

我們要把失掉的河山奪回，

這才給革命先烈一點安慰。

秋涼製戰衣

今年中秋的月亮，

依然圓滿地掛在天上，

民族心頭的缺憾，

正在用血肉補償，

偉大的血鐘，

已被戰神敲響！

黃浦江滲透了美麗的血漿，

北方戰士的身上，

又披上了浸骨的寒霜，

不怕敵人的武器怎樣堅強，

他們只是忠勇地去抵抗，

要印委齒算青蔥筆血長！

這正是月冷風涼，

宇宙改變成蕭煞的象氣，

人們早已更換秋裝，

戰士也正需要禦寒的衣裳，

我們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

救國的職責是要每個人來擔當！

婦女同胞們，

應該取出針綫來，

縫製戰衣，

送到前方：

溫暖將士熱烈的心腸，

增加他們殺敵的力量！

戰區兒童的哀號

炸彈如猛雨一般地落下，
黑煙紅火吞沒了我們的家。
敵人搶去了我們的土地，
又殺死了我們的爹媽，
這些小生命也任牠宰殺！

大炮把我們的耳朵炸麻，
鮮血四濺像落花，
我們終日淚眼巴巴，
在那零亂的屍體中，
總找不出我們的爹媽！

我們住在露天底下，
任北風無情的刺刮，
受飢餓殘忍的鞭打，
有些小孩子受不起這種奇刑，
已經離開了這悲慘的世界呀！

倭鬼似野獸一般地可怕，
他用刺刀穿上孩子的胸膛玩耍，
那小喉嚨裏發出悽楚的哀號，
眼淚和血水跟着刀光流，
更殘暴的還把孩子的心挖下！

安居後方的同胞們呀，
請趕快來救濟我們吧！

我們經不起這慘酷的重壓：
孩子的心頭燒起了憤怒的火花，
這火把將要把墨爾摩羅燬坍塌！

我們不願受鐵蹄的踐踏，
更永遠忘不了我們的家，
現在我們在生死綫上掙扎
希望這小拳頭快快長大；
那時好復仇雪恥救中華！

鐵鳥與水鴨

野鴨似的敵艦污穢了聖潔的長江，
我們的神鳥飛升在白雲青天之上，
他帶着了最偉大的使命；
要把水鴨的屍骨化成雲煙，
消逝在滾滾波濤的中央！

晴空裏發出軋軋怒吼的聲響，
兇暴的水鴨感受極度的恐慌；
那僵硬喉頭吐出最後的哀鳴，
忠勇的鐵鳥仍奮振翅高翔，
決定要衝破那西山的「太陽！」

和平的戰神凌空高望，
狂天捲起了狂風怒浪；
這兩大陣線嚴重緊張，
中華神鷹在空際飛翔，
二島水鴨在等待滅亡！

啊，中國民衆已下了撲滅法西斯的決心，
全面抗戰的力量，
要消滅它美妙的幻想；
我們民族的新生命，
正在敵人侵略的兇鋒中生長。

雖然這隻神鳥不幸受了重傷，
他心頭的怒火已經奔放；

當即猛撲在本鴨的身上。

同時熄滅在煙波瀾漫的長江。

他在抗戰史上發出萬古不滅的光芒。

虔誠祭奠

今日我們來沉痛的祭奠，
總理必定傷心的這樣說：
不要你們來空洞的紀念，
用血淚贖回你們的罪愆；
把完整的國土排在我的靈前。

中國民族站在生死存亡的界線，
敵人的鎗頭瞄準了我們的胸間，
革命的怒火燃燒了大地的邊沿，
橫在眼前的是「生存」與「死亡」的道路，
看我們到底決定走那一邊？！

血花已在中國的遍地飛漲，
強敵的幻想爬上了真理的頂巔，
牠將要在綺麗的夢境裏永遠安眠，
黑暗消滅，光明出現，
這是兩種動力鬥爭的焦點。

現在天在動搖，地在盤旋，
活動的火山裏衝出了石子與濃烟，
這腐爛的世界將有新興的改變，
我們要領取人類「幸福」的證件，
來虔誠祭奠在總理的靈前。

火星

偉大光榮的「一二九」，
北平學生雪白的胸膛裏，
爆炸出救亡運動的火星；
燃燒了將要死去的古城！

那種怒吼的聲音，
把敵人的心弦拉緊，
那道燦爛的光焰，
燒得民衆的血液沸騰。

中國學生是民族解放的生力軍。
他們用鋼鐵一般的意志，

磨成了準確的指南針，
指引千百萬大衆握緊拳頭前進。

他們放開喉管大聲急呼，
全國學生都一致起來響應，
雖然在漢奸走狗的高壓之下，
也取得了統一救亡戰線的綱領。

英勇的青年學生志士們，
水龍槍砲壓不着他們的熱情，
那種偉大救亡運動的精神，
如空氣支配了宇宙的生命。

偉大聖潔的『一二九』，

展開了民族解放史的光榮，
現在敵人的槍刀更向我們逼近，
我們應當繼續這種神聖的鬪爭！

血潮

『三八』國際婦女跳出了火坑，
今日全世界都在熱烈的慶幸，
我們身上的鎖鏈愈加愈緊；
大家應當咬緊牙根掙脫這種苛刑！

我們不忍想起上海南京北平，
那裡暴日殘殺了成千成萬的姊妹們，
她們的冤魂發出了悲慘的吼聲；
叫我們趕快參加民族鬪爭的陣營！

男子在前線用血肉和敵人拼命，
我們要去包裹他們的傷痕，

不，我們要担負一半救國的責任。
誓死作這神聖抗戰後援的生力軍！

我們要睜開希望的眼睛，
在血潮中去尋找無價的寶珍，
到炮火的煙霧下去探求光明，
自由之神在招手歡迎我們！

徵兵出發

鞭炮聲不住地交鳴，
軍樂奏着進曲，
各界同胞高舉旗幟，
熱烈地歡送徵兵。
他們整着步伍前進，
這是多末偉大，
又是多末光榮！
不要留戀你們的家鄉
像東北四省，
已做了敵人的屠殺場，
我們的同胞在鐵蹄之下呻吟，

在死亡線上撈獲。

勇敢的新兵同志們，

把他們從水火中救出來，

責任完全在你們的肩上！

敵人的屠刀已經放在我們的頸上，

數千年文化的古國，

即刻要淪亡，

戰神在向我們招手，

要我們衝上前去，

奪回失去的河山，

保衛廣大的邊疆。

我們要抱鐵血犧牲的精神，
展開民族解放的鬪爭，
每個人都要負起這偉大的使命，
爲了公理正義去殺盡我們的敵人，
抗日救國是我們的本能，
我們要抱着百折不回意志，
赴前線去戰勝暴日的海陸空軍！

這幾萬雙希冀的眼睛，
跟着你們的後面送行，
衝鋒號啼啼嗷嗷地響了，
催迫着徵兵同志們，
前進，前進，前進！

緊握鎗刀去和敵人拼，拼，拼，
爲了替被壓迫的民族爭生存！

黃鶴樓下種黃花

七十二烈士是多末偉大，
他們鏟除了南國的荊棘，
種下自由的種子；
用熱血澆灌了革命的幼芽，
「三二九」開放了美麗的黃花。

牠的馨香充滿了整個的中華，
那些英勇的志士把黃花的果實，
製成了爆炸的火藥，
秘密埋在黃鶴樓下，
地底下的烈火燒燬了上層的重壓，

十月十日這火藥庫猛烈地爆發，
黃鶴樓下衝出了自由的火花，
黑暗從光明中隱去，
偉大的活力支配了新的中華，
那好像一幅生動的漫畫。

這狂風暴雨迫來不必懼怕，
我們要繼續先烈偉大的工作；
大家握緊銅錘鐵鎚，
把黃花的果實移植在長白山下，
使牠開放出一朵更美麗的鮮花！

歡送女學生軍

中華民族的子孫，
要在犧牲中復興。
血潮衝開了國人的心門，
我們熱情的女國民，
也挺身踴躍從軍。
你們有健康的身體，
更有飽滿的精神；
腰間配帶子彈，
手中握緊槍柄，
瞄準我們的敵人！

你們是中國最偉大的女神，
各界熱烈地歡送你們出征，
我把這首小詩當做慰勞品，
請帶到鎗林彈雨之下，
去細囑慢吟。

親愛勇敢的姊妹們，
你們要徒步跋涉數千里征程，
這是一條血紅的火鍊；
拉長向光明的前途邁進，
急步走進復興中國的大門！

哀悼魯迅先生

今年的文壇是這般的不幸，
西方剛剛殞歿一顆巨星，
我們偉大的文豪魯迅先生，
又踏着高爾基的足跡遠行！
他們是黑暗中一對光明的眼睛；
不忍看被壓迫民衆在苦海中沉淪，
於是用了那電流一般的熱情，
沖開了大衆緊鎖着的心靈！

我們偉大的文豪魯迅先生，
他正握緊了那有力的筆桿，
在推動着這大時代的車輪，
文化領域放出了一線光明。

這位偉大的導師是離開了我們，
他的事業在人間永遠留存，
我們要繼續那偉大的精神，
鼓舞着人類向新的社會前進！

前奏

「三八」是一把強烈的火焰，
燒斷了束縛婦女的鐵鏈，
現在我們還在被壓迫的圈子裏，
仍然看不見白雲青天。

我們不要嘆息埋怨，
只要把自己的身心鍛鍊，
伸出我們有力的拳頭來，
打破這黑暗的大圈！

革命的怒火放出了燦爛的光焰，
我們要在全國下層的婦女，

結成一條堅牢的聯合戰線，
為民族解放運動去鬪爭！

今日我們在熱烈的為「三八」慶幸，
聽不到東北鐵蹄下的女同胞呻吟，
看不見她們在被敵人殘酷的蹂躪，
她們的痛苦是如火熱水深！

我們要把無數量的小心，
在時代的火爐裏熔成巨大的炸彈，
去燬滅敵人嚴重的壓迫，
救出她們的身體與靈魂！

不要看輕了我們的力量！

試看中國每次反封建的革命，
總有婦女到前線去流血犧牲，
盡量地表現了偉大的精神。

暴日的槍頭已向我們逼近，
猛烈的砲火把我們的迷夢驚醒，
我們要担負起國民一半的責任，
勇往衝上前去和敵人拼命！

過去的光榮不必來隆重的紀念，
要高舉起自由解放的旗幟前進，
更要用我們堅決的信念，
來造成世界光明的一天！

抗日將軍

我聽見過淞滬血戰的炮聲，
我看見過健兒們持鎗前進，
那些大和民族的惡鬼，
都在抵抗的炮火中奔命，
以前領導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是世界所景仰的蔡廷楷將軍。

現在蔡廷楷將軍到了南寧，
全省的民衆都鼓舞歡迎，
歡迎他重舉起那光榮的旗幟，
來參加抗日救亡的大同盟。

廣西的軍民都以敵血爲證，

定下了焦土抗日最大的決心！

中國的民族在死亡綫上呻吟，

模糊的煙幕遮不着大衆的眼睛，

那亡國滅種的親善忍耐鎮靜，

使美麗的山河一片一片沉淪。

淞日侵略的野心永遠沒有止境，

我們要用多量的熱血去和牠一拼！

淞滬血潮在民族革命史上記載了偉大的光榮，

凡是有血性的國民都願意續寫重溫，

我們的民族英雄與抗日救國的將領，

已在抗日的戰綫上把手兒握得緊緊，
戰士們都捏緊鎗桿在抖擻着精神，
即刻就要奔上前去殺盡我們民族的敵人！

總理壽辰

七十年的今辰，

在翠亨村的一個農家裏，

中國民族誕生了一顆救星，

專制魔王的寶座從此不穩。

總理是一個紅焰熊熊的火爐，

他把無數的小心熔成了一顆大心，

那是一個劇烈的火把；

把數千年的帝制燬滅淨盡！

他抱着大無畏的精神，

要聯合世界被壓迫的民族。

衝破黑暗裹着的陣營，
開闢一條光明的大道前進。

他把未完成的事業交給了後人，
但他們都在權勢之途相殘相爭；
中國的危機一天一天地逼緊，
民族在死亡線上呻吟！

今日我們來慶祝總理的壽辰，
應該把他一生的奮鬥史翻開重溫，
同時要撫摸自己心頭的傷痕，
是否要用血肉來補償這種缺憾？

總理如在天有靈，

他必定含着一包熱淚說：

「你們不要在形式上紀念我，
快去收復那破殘的山河！」

反侵略的呼聲

法西斯蒂正患着瘋狂病症，
暴敵無恥的在中國發洩它的獸性，
真理與強權已開始劇烈的鬭爭；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羣，
現在共同發出了反侵略的呼聲！

敵機濫施轟炸着平民，
激起了國際人士的公憤；
各國一致起來抵制日貨，
裁制它那慘絕人寰的暴行，
都要維護世界的正義與和平。

這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
把敵國的人民送上了死亡的絕境，
敵國反戰的情緒高漲如潮，
任軍閥的手段怎樣毒辣殘忍，
總不能制止那生命的怒潮奔騰！

我們英勇抗戰壯烈的犧牲，
如電流一般刺激了全人類的神經，
國際反侵略的陣線已連鎖得密緊；
他們正計劃有效的方法援助我們，
共同去致那殘暴侵略強盜的致命！

春夢醒了

這虛幻綺麗的春夢，
迷着醉生夢死的人羣，
春風帶來殘酷的殺聲，
已把人們的迷夢驚醒！

清醒來吧，同胞們！
不必上山去採花踏青；
要穩定着自己的脚跟，
踏上那新生命的路程！

清醒來吧，同胞們！
快離開酒罈旁的溫存，

張着耳朵靜靜地聽，
聽那些大砲的聲音！

清醒來吧，同胞們！
不必追尋春花的落英，
我們要用敏感的官能，
去嗅七東北的血腥！

清醒來吧，同胞們！
不要瞶着了希望的眼睛：
你們去看看戰場上煙霧塵七，
健兒的血肉多化為灰燼！

清醒來吧，同胞們！

猛烈的砲火不足驚心，
我們有熱血爲民族爭生存，
我們有牙齒咬斷着這禍根！

清醒來吧，同胞們！
我們把手兒握得緊緊，
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
展開我們新的生命！

贈學生軍

勇敢的學生同志們，
你們帶者一顆活躍的心靈，
熱烈地參加了學生軍；
你們是主管中國的大動脈，
也是復興民族的新生命。

勇敢的學生同志們，
已經啼啼嗷嗷地響了，請聽。
這是緊急集合的號聲。
四週都是我們的敵人，
舉起槍桿去和暴日拚！

勇敢的學生同志們，
振着奮鬥的精神，
穩定自己的脚跟，
踏破那艱險的路程
一直勇往前進！

勇敢的學生同志們，
黑暗的天空密佈了戰雲，
大地仍然死一般地寂靜，
我們的脈膊還在跳躍呀，
怎能坐視容忍！

勇敢的學生同志們，
一切偉大的革命戰爭！

都是堅決的意志與鋼鐵築成。

這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我們要到戰場上聽鉄，肉，血的交鳴。

勇敢的學生同志們，

你們是民族革命的先鋒軍，

硬着肩頭担當起這偉大的使命，

衝上前去殺盡強敵的精兵，

爲中國民族創造出一綫光明！

青年的衝鋒號

中國青年到那裏去了？

愛國的學生到那裏去了？

不要追問吧，

你們應該知道！

魔鬼在龍盤虎據的山上張牙舞爪，

他們有消滅民族精華的大刀，

他們有堅不可破的獄牢，

無數的青年都爲爭自由犧牲了。

無數的青年都爲爭自由犧牲了，

還有巨大的火焰在刀槍底下燃燒，

魔鬼的威權在烈火中已感覺疲勞，

時代的動力即將送地上新築的鐵道。

誰能盡止海潮的咆哮？

誰能遮着紅日的高照？

誰能叫青年的脈膊不跳？

回答吧，這些問題並不巧妙。

『五四』學生吹過的衝鋒號，

國人把牠當作異珍奇寶，

快把牠從人類的記憶裏取出來，

再吹一個悲壯雄偉的諧調！

我們要跟號聲走上光明的大道，

我們要在戰場上聽鐵血的叫囂，

爲了民族的生存衝向前去，

把敵人的國旗當作第一個錦標！

不忍望東北

秋風啊，你不必呼號。

秋雨啊，你不必哭泣。

弱者啊，你不必落淚。

勇士啊，你衝上前去！

前面是祖國膏腴的土地，

前面是敵人樹滿了戰旗，

前面是無數的刀槍林立，

前面是一片模糊的血跡！

天空中變得這般陰霾，

四周密佈了淒涼的涼意。

增加了憂弱者畏懼的憂鬱，
鼓舞了壯士悲憤的血氣。

誰也不願作敵人的奴隸，
大家要把鐵血揉在一起，
只有用這種強大的力量，
才能收復東北的失地！

悼慰先烈

國人洒下幾點清淚，
驚動了先烈的忠魂；
他們望着東北哀哭，
哭中國不幸的命運。

先烈不必過於傷心，
中國雖然死氣沉沉；
長白山下有活躍的生命，
西南現出了一線光明。

他們將要承繼你們的偉業，
用熱血寫出勝利的保證。

拿真理去粉碎敵人的陣營，

那時你們會要聽見鐵肉交鳴！

現在國土雖然殘缺不整，

志士已整着步伍向一個目標前進

決定用我們的血肉來填補缺憾，

藉慰先烈地下的英靈。

春天的戰歌

春天來了，

春芽發了，

民族的熱血，

在春燄中燃燒，

熱河密集敵人的鎗炮，

天空中飛翔殘暴的鐵鳥，

勇敢的戰士們，

不要懼怕呀，

迎着春風向前跑，

馮爾斯戰神在微笑。

春天來了，

春花開了，

太陽旗在東北飄搖，

我們的戰鼓在敲，

敵人的心兒在跳，

勇敢的戰士們，

猛撲的衝鋒呀，

殺出一條生路來，

拯救我們四萬萬同胞，

馬爾斯戰神在微笑。

春天來了，

春夢醒了，

東北淪落，

熱河失掉，

哀鴻遍野，
平津動搖，
勇敢的戰士們，
挖掘一個大墓戰壕，
把強敵的生命葬埋，
馬爾斯戰神在微笑。

春天來了，
春雷響了，
殺聲振動了宇宙，
吐出你們的豪氣，
振着你們的精神，
抽出你們的大刀，
勇敢的戰士們！

奪回我們的山河，
殺到扶桑三島，
馬爾斯戰神在微笑

拉開窄狹的胸襟

時代的怒潮在澎湃，

空中的星火在飛奔，

受了教育洗禮的婦女們，

認清自己的地位，是「人」？

不要躲在狹小的暗井裏，

議論紛紛：

「誰不能作詩寫文。」

「誰不能當兵殺敵！」

我們與男子有同樣的官能，

在革命的陣綫上，

怎末不能共同前進？

受了教育洗禮的婦女們，

不要用妬嫉的繩索，

束緊了窄狹的心。

要睜開遠視的眼睛，

看看這時代的進展，

如電力推動的車輪，

便知道女子作詩寫文，

殺敵當兵，

是很平凡的事情。

我們要拉開緊束的胸襟，

去領導被壓迫婦女前進，

用我們熱情的烈火，

把無數的人羣

熔鑄成一顆大的心，
使她變成一束劇烈的火燄，
從黑暗中放出一綫光明。
我們要踏上這光明的大道，
發出民族解放的呼聲！

在民族解放的戰綫上，
我們要負起一半責任，
不要老死在安樂窩裏，
快到敵人的鎗炮下去犧牲，
犧牲者的熱血，
能够衝倒我們的敵人。
我們要去安慰戰士的家屬，
我們要去包裹他們的傷痕，

只有在戰場上的戰士們
才是中國唯一的救星！

挽藝術家陳宏

在那些偉大的作品中，
早已認識了你！

雖然相見是那樣匆匆，
別時又是那樣匆匆；
謝謝你贈給我的詩，

那錢別的禮物，

是枯葉一片，

這是中國藝園衰敗的象徵。

在這渺小的世界裏，

怎能容下偉大的生命！

你只能握着一枝畫筆，

隨風逐浪去飄零？

在國外你是得着了無上的光榮，

但中國能了解你的藝術又有幾人？

你是否應該去爲生活犧牲！？

偉大的藝術家啊！

你把人類的血汗，

當作繪畫的顏料，

你用靈活的手腕，

鉤成有力的綫條；

在你的畫布上，

有活躍的生命咆哮，

也有強大的力量反抗殘暴。

偉大的藝術家啊，

中國音樂在琴弦上睡覺了，

可是你仍然放高嗓子喊叫，

把萎靡的餘音驚醒了；

那一縷柔弱的呼吸，

變成了雄壯的聲調，

你一節一奏彈出人類不平的調子，

每個節拍裏都有熱情之火燃燒。

你的一枝畫筆，

不亞無數的鎗刀，

你的一條喉嚨，

可做衝鋒的警號，

中國的大眾正在地底下掙扎，

暴力鑄成的金字塔還未崩倒。

你怎末就感覺着生命的疲勞！

這殘酷的人間值不得你留念。

也許不忍看五月日曆上的血痕點點？

你輕輕地放棄了肩上重大的責任，

安然地在水龍涿深潭結束了一生。

這是中國藝壇上所遭最大的不幸！

你的影子已經消滅無痕。

你不朽的藝術在世間永久的留存。

一輪旭日

東方一縷血色的紅光，
捲起了這黑暗的幕帳，
人們仍然昏迷在夢鄉，
大地吻着熱烈的太陽。

大地吻着熱烈的太陽，
發出一種生命的火光，
燃燒起太平洋的波浪，
人類的思想也在生長。

人類的思想也在生長，
正如園中的鮮花一樣，

旺出嬌艷濃郁的芬芳，
這都是栽培者的力量。

這都是栽培者的力量，
大眾合着喉嚨來歌唱，
發出山崩地裂的聲響，
來讚美這紅艷的太陽。

奴隸之歌

敵人的鐵蹄在頭上踐踏；
我們的生活簡直不如牛馬，
那些兇暴的倭鬼們，
動手就是掠奪燒殺。

我們沒有了國土沒有了家，
每天都是淚眼巴巴，
希望關內的軍隊開進，
把殘酷的倭鬼趕出中華！

我們的血就是敵人的甘露，

敵人的糧食就是我們的血肉，
握着鎗桿的同胞們呀，
趕快來救出奴隸們的生命吧！

振着精神

東北的國土已被野獸踏遍了，
東北的冤魂在黑暗之中嗷叫，
東北的同胞在倭奴的槍下哭號，
東北的江河湧着泛濫的血潮！

我們的情緒似火花般的燃燒，
我們的血液似電池般的奔流，
我們的意志似磐石般的堅固，
我們的怒吼似警鐘般的破曉！

同胞呀、團結起來！
同胞呀、準備起來！

同胞呀、興奮起來！

同胞呀、勇猛起來！

被壓迫的奴隸停止了哀號，

爭自由的靈魂在高聲喊叫，

這悲壯的聲音沖達了亞洲的雲霄，

這悲壯的聲音沖達了亞洲的雲霄！

這是我們爲國犧牲的時候，

這是我們復仇雪恥的時候，

這是我們爭回自由的時候，

這是我們靈魂復活的時候。

死去呀，爲奪回失去的山河，

死去呀，爲爭回祖國的權利，
死去呀，爲發揚祖國的光榮，
死去呀，爲創造幸福的中國！

我們要用熱血來澆灌自由的鮮花，
我們要用性命來救出危急的中華，
我們要用堅決的意志永久去抵抗，
我們要用堅決的意志永久去抵抗！

鋼筆之夢

一管瘦弱的鋼筆，
如患了癆病似的；
不知吐了多少鮮血
漸漸兒瘦損，
牠感到很疲倦，
倒在案頭睡覺了，
靈魂飄入了睡鄉。

那是白茫茫的大海，
滾着洶湧的浪潮，
海濱白骨積成的高山，
聳立雲霄之表。

山上築着高大的洋房；
有忘却世界的娛樂場，
有將要熄滅的燈光，
把宇宙照得如昏死一樣。

在白骨山的極巔，
有一座綺麗的宮殿，
國王的聖座，
是珍寶嵌成；
淚光般的鑽石，
血點似的瑪璃；
對着朝拜的功臣，
發出癡狂的慘笑！

聖殿陳設一席佳宴，
滿滿地酌了葡萄美酒，
國王高舉起金杯痛飲，
紅色酒中有人類的血腥，
盃裏漂浮着幻滅的泡影，
他飲了一樽二樽三樽，
酒香和甜美的滋味，
沉醉了他的靈魂。

忽然狂風暴發，
凶猛的浪濤咆哮，
白骨山已經動搖，
骨中的靈火在焚燒，
國王驚呆了；

把金盃擲在地上，

丟了一柄鋒利的寶刀，

拼命直向山下奔逃！

完全是崎嶇的路道，

昏暗的燈光已熄滅了，

四周無數的冤鬼在喊叫。

爭奪自由的波浪，

已經湧上了山腰，

白骨高山即刻坍塌，

轟烈的聲響沖透了雲霄，

把鋼筆的夢兒驚醒了！

西風

西風是個音樂家，
牠彈着枝條的瑤琴，
每片倅倅的殘葉，
是一個有韻的音節。

西風是個畫師，
牠畫出一幅美妙的秋景，
掛在蔚藍的天幕下，
讓牠的顏色在蟋蟀聲中萎褪！

西風是個詩人，
牠發出沉重的嘆息，
又用牠自己憂愁的筆尖，
在山巔草原寫出憂愁的句子。

玉色破筆

一枝玉綠色的破筆，
睡在他主人的胸際，
做了個美麗的幻夢，
脫了些模糊的囈語。

一枝玉綠色的破筆，
追着牠主人的足跡，
飄到了印度洋岸，
越過了千重火山。

一枝玉綠色的破筆，
立在瘦長的指縫裏，

唱不出慷慨的歌聲，
流不盡碧色的眼淚。

一枝玉綠色的破筆，
似一個勞動的苦力，
「什麼時候才能休息，
牠這樣問着牠自己。」

海上初陽

把山水丟在旅途的後面，
把寂寞藏入冷靜的心靈，
一顆初陽從活潑的海中跳起，
幾片雲霞掛上遼闊的荒天。

點點白鷗繞着浪花飛旋，
萬縷金絲鎖着海的邊沿，
這一個神秘嬌羞的圓臉，
望着海龍王美麗的宮殿。

海神將牠擁抱着狂吻，
熱烈地戀着牠一顆無私的心，

在宇宙一切有機無機的生命，
都在她的愛撫之下生存。

這一個大酒杯中發出燦爛的金光，

反映着長天的高曠，

這是藝術的樂園，

不知有多少神秘的寶藏？

太湖黃昏

淒切呀！何處飛來的簫聲，

壯麗呀！浪花擊石的水聲。

在湖上看山，山顯出牠的偉大。

在山巔看湖，湖顯出牠的清靈。

清風梳理了湖邊的柳絲，

小鳥唱着江南的歌詞，

牠是歡迎流浪的詩人，

或是讚美南國的佳人？

你們能看見湖底的天，

怎麼看不見天空的湖？

天投了虛影在湖的懷裏，
湖不願將虛影投在天空。

這朦朧的暮霧，

是太湖的夢境。

這血色的落日，

是惠山的情人。

西山掛起一片雲霞，

發出了燦爛的金光；

千萬小珠在湖波上滾着，

不知何時被夜神偷去了？

明月孤獨的掛在荒天，

影兒微妙的瀉在湖底，

清雅的歌聲向何處飄去？
晚風也尋不着牠的蹤跡！

我坐在船頭欄杆向天呆望，
有人嘲笑我是一個近視眼；
是的，我只能看見皎潔的月亮，
因為，我不見閃爍着的星光！

聳立雲霄的山峯，
是詩人的墳墓麼？
浩渺無際的湖水，
是弱女的眼淚麼？

湖水是這般溫柔，
船在波濤上飄流。

月在樹梢頭奔走，

何處是牠的歸宿？

太湖的清水何時能流到海裏？

山峯的土壤何時能填平大地？

我又何時來拾起飄泊的足跡？

呵！宇宙原是猜不透的謎！

秋 心

西風帶來一聲沉重的嘆息，
落在平靜的心泉裏；
波紋漸漸地展開了，
怎能把這擴大的圈兒收回？！

生命停滯在新秋的涼園裏，
希望伸長手兒招引牠前進；
秋天的景色是這般淒涼，
悠長的道途是那末渺茫。

夜神呀·請慎重你的脚步，
不要驚動了我的思想，

讓他安睡在幻想的懷抱裏，
去尋找自己的靈魂。

燭光搖曳着窗櫺，

影兒不安地依牆站着，

我想把他的剪影畫在紙上，

詩情又從筆下飛去了！

椰子國裏

我憶起了那美麗的海濱，
秋色與春光一樣的透明。
那孤立海中火山的頭頂，
牠吐出濃密不穩的煙雲，
天空印下了灰色的蹤痕。

我獨自坐在夕陽照着的沙濱，
把海當作一盃清酒狂飲，
自然是智慧的母親；
牠聽見心泉與海潮的交鳴。
如古潭裏發出幽寂的音韻。

海濱有碧苔柳影縱橫。

週遭是美妙的佳景。

日光暖溫了黑人冷落的生命。

海波爲人類唱出前進的歌聲。

鐵蹄之下的壓迫者也很興奮！

我忘不了那些可憐的靈魂，

他們的周圍如死一般地寂靜，

生命被魔鬼的毒手握得緊緊，

只有在生死線上徬徨着的人影。

我怕憶起那美麗的海濱。

是興感的歡笑，

是幽默的愁思，

這掀動浪花的海？

那聳立雲霄的山？

海是心靈幽美的寓所，

牠奏一種和諧的音樂，

思想從韻節上爬過，

變成了低微的吟哦。

山是詩人孤寂的墳墓，

不知何時子孫來祭掃過？

其實也不必追宗懷祖
牠佔領的是藝術的天國。

涼秋月夜之蕭聲

不知從何處飛來的蕭聲？
把思想帶到明月的上層；
廣寒宮是瓊般冷冷清清，
冰山下映着嫦娥的孤影。

天河裏的銀波潔若明鏡，
東西岸邊一對癡情戀人，
他們有永遠不老的青春；
神話上留了他們的靈魂。

太空佈滿着月華的光明，
清輝埋葬了閃爍的繁星。

涼爽的秋風和天宇親吻，
雲遊仙子向縹緲處飛奔！

她儼視着大地沉睡不醒，
野火在焚燒詩人的心靈；
思想回到了虛幻的夢境，
月宮波動着簫聲的餘韻！

夕陽照黃花

潭水之濱是這般靜寂，
墳墓裏的死人沒有一點嘆息。
這時候好把寂寞的種子收集，
散播在荒蕪的心田裏，
讓牠在春光下發芽吐蒂。

夕陽照徧黃花，
晚風飄拂弱柳，
這孌婷玉立的情影，
正如柳弱花瘦。

春水的柔波，

輕輕地春雲推開，

黃花的濃香，

悄悄把詩人的靈魂葬埋。

世間多少癡情的兒女，

圍着詩人的墳墓哭泣，

墓碑上灑下了斑上的淚雨，

春風伸手擦不乾牠的痕跡。

一縷遊絲

新年的早晨，
從鞭砲聲中，
我走出了大門，
母親的眼角裡，
湧出晶瑩的熱淚，
聲音是這樣顫慄：
你昨日回家，
今日出去，
飄泊的孩子，
何時回到娘的懷裏！
心受重傷的母親，

爾珍重你的眼淚；

我怕聽臨別時的問語，
更怕看你消瘦的面容，
讓長風吹斷你的情絲，
讓關山遮着我的眼睛，
我隨自由的雪花飄去，
好把飄泊的足跡拾起！

長江的水，

依然是這樣地流，
這淒冷的波光，
既不盡鄉思客愁。
蓮雲吞沒了岳陽樓，
浪花湧出一片沙洲，

牠輕快地吻着浪光，
又輕快地展翅飛起，
依然留念洞庭波的溫柔。

雪珠擊着挾板，
浪花敲着心門，
雁影掠過頭頂；
一聲二聲三聲，
撕破了黃昏的寂靜！

我憑江望遠處的流雲，
這是虛空織成的羅錦，
牠悄悄隱藏自己的靈魂，
我用萬縷遊絲，

也繫不着牠的蹤影，

冰冷的心靈呀！

你可隨牠飄到天的盡頭，

直到長江停止了奔流的時候！

哀歌

落葉一片一片的飄零，
秋色一天一天的深沉，
啊，病人，病人呀，
你也漸漸兒瘦損，
這鮮紅的熱血，
幾時才可吐盡？

這已是黃昏的時分，
黑影籠罩了我的心靈，
秋風彈着涼夜的曲子，
驚醉了我破碎的靈魂，
女郎呀，你有透光的眼鏡，

是否能看到我心頭的傷痕！？

我希望自己的影子隨秋色凋殘，

變成一縷柔軟的春風；

吹落你遙如柳絮般的生命，

捕捉那行雲縹渺的蹤影，

落花會要埋葬我的熱情，

讓我在你的記憶裏永生！

這是加拉甲的海濱，
地球活動一顆心靈，
牠唱出和諧的歌聲，
又擁抱着落日狂吻。

金光中浮着點點帆影，
漁人正忙着探珠捕鯨，
海風輕輕搖蕩着暮雲，
變成一片綺麗的晚景。

餘霞掛在天際的時分，
海水映着瘦弱的情影，

漁夫悄悄地問了漁婦，
還是何處飄來的遊魂？

是輕輕地一點聲音，
彈動着遊子的心琴，
分明是美麗的海濱，
化成了故國的幻境！

小孤冬裝

小孤穿了一件銀色的冬裝，
好像一個白衣女郎，
她緊緊地抱着水天的寂寞，
婷婷玉立在長江。

小孤是一個幽默的姑娘。
她愛孤芳自賞，
不知多少詩人，
愛她永遠不老的青春。
不知多少旅客，
戀着她的溫情。

我呆笨的筆下，
也留下了她的生命。

桃花

昨夜的東風，
吹落了新開的桃花，
今晨的露珠，
吻着殘瓣，
沉沉地墜在地下。

看花的人兒走來，
攜着空枝嘆息，
他拾起了殘瓣，
葬埋在詩本裏。

巴 詩本放在光邊，

聽花魂在夢中囈語：

可恨的東風把我的生命摧拆，

我要去告訴上帝！

我不願生命這樣枯萎，

只想在詩人的幻覺中安睡。

願他把我培植成原來的薔薇，

去栽種在世人的心扉。

悲痛的回憶

你走出生命之門，
正是十八的青春，
那遼遠的湘江之濱，
彷徨着異鄉少女的孤魂。

在那寂寞德山的頭頂，
你永遠伴孤月與羣星，
在白雲在天空變幻，
總引不起你的詩情。

你不要想起故鄉，
母親爲你瘦得不成人像。

她終日掛着珠淚兩行，
跟踉蹌蹌地走近墳場。

你的世界是怎樣的情景？
是否有青年失業的苦悶？
是否有民族被壓迫呻吟？
請你到我的枕邊說個分明。

這張高中畢業的文憑，
是你多年心血的結晶，
我將請紅衣使者帶去，
請你把牠好好地保存。

什麼事情你都不必擔心，

我仍如一片小小的浮萍，
在四海中隨風逐浪飄零，
用這枝破筆做指路的南針。

案上的一個墨水瓶，

牠張開飢餓的嘴唇；

吞進了我的生命，

吐出了我的靈魂。

死的國度不是永遠隔絕的囚獄，

你每次從夢中來找我的時候，

誰也不能束縛你的自由，

妹妹啊！你怎不把我枕邊的淚珠帶走！

血 潮

版出日一月一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版權所有

著 者 劉 雯 卿

校 正 者 白 薇

出 版 處 生 路 書 店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定價法幣叁角

72107